

湖南戏曲史探

湖南省文化厅文化志编纂室
湖南省艺术研究所

一九九二年五月

编

湖南戏曲史探

尹伯康撰

湖南省文化厅文化志编纂室编
湖南省艺术研究所
一九九二年五月

序

两年前，由于编纂文化志书的关系，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文化史料。一方面深感湖南文化史料的丰富多彩，另一方面又苦于志书容量有限，不能将大批珍贵史料一一整理出来为世所用，甚觉可惜。议论之间，也就有了将剩余的资料整理出版的想法。伯康同志于戏曲方面的史料格外珍爱，于是立即动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率先编成了这本《湖南戏曲史探》小册子，嘱我为序，基于工作关系，我是十分乐意的。

湖南地方戏曲源远流长，有着优良的传统和较广泛的影响，演出了数以千计的传统剧目，积累了一份丰厚的艺术遗产。其丰富的历史资料，整理出来是大有裨益的。

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是作者就湖南戏曲的形成、发展概况和若干重要事件写的综合介绍，采取一事一记的手法，运用可靠的史料，稍加评语，自成一家之言。下篇“史料荟萃”，不仅辑录了不少罕见的珍贵剧史资料，并加了有一定见解的按语，更显示了史料的份量。

作者长期从事戏曲研究，又参加了编纂戏曲志书工作，对湖南地方戏曲比较熟悉，加以治学态度严谨，本书曾三易其稿，堪称信史。因而这个小册子的问世，必将受到戏曲爱好者和研究者的欢迎。

金则恭

1992年5月15日

剧坛无复少年游 齿落唇枯送晚秋
堪羨老兄余热盛 辛勤犹綴白狐裘

敬題伯康同志
湖南戏曲史探

張九
鑄

剧坛无复少年游 齿落唇枯送晚秋

堪羨老兄余热盛 辛勤犹綴白狐裘

題伯康同志《湖南戏曲史探》

張九

目 录

- 序 金则恭 (1)
题诗 张九 (2)

上篇 剧史浅探

- 地方戏曲艺术因素谈 (1)
地方戏曲剧种形成说 (5)
戏曲传统剧目来源探 (7)
皮影、木偶戏形成说 (12)
戏班、科班发展说 (16)
湘班出省说 (20)
“一家戏”与艺术流派说 (23)
“一家班”与女艺人兴起说 (24)
京剧入湘与城市戏院勃兴 (26)
旧日官府限制戏曲种种 (27)
三十年代的戏曲大会串 (31)
民国年间的戏曲改良活动 (34)
女艺人出局问题始末 (36)
抗日宣传活动拾遗 (39)
湖南解放初期戏剧事业发展概况 (43)
湖南省木偶皮影剧团的成立及其影响 (46)
文工团活动及其整编 (48)
五十年代的慰问演出 (50)
上山下乡演出与“四队化” (52)
梅兰芳剧团两次来湘盛况 (54)

• 1 •

从小演员训练班到戏曲学校	(56)
解放初期的戏曲改革工作	(61)
挖掘整理传统始末	(66)
传统剧目教学录像演出起因	(72)
戏曲研究工作的全面开展	(75)
古老艺术研究	(77)
编纂志书、集成	(79)
创作现代戏的历史进程	(84)
新编历史剧发展概况	(87)
舞台艺术的革新、发展	(87)
历史的回顾	
——戏曲兴衰原因浅探	(90)

下篇 史料荟萃

《垣园日记》(摘录)	(99)
《郭嵩焘日记》(摘录)	(110)
《湘绮楼日记》(摘录)	(112)
《长沙湘剧源流考》(节录)	(114)
《长沙湘剧史略》	(116)
《湘戏之沿革》(节录)	(117)
《湘剧杂谈》(节录)	(120)
《湘剧拉杂谈》(节录)	(122)
《已故湘伶事略》(摘录)	(122)
《长沙市湘剧坛点将录》	(124)
《长沙采风录》(缩写)	(126)
《湘剧漫谈》(摘录)	(130)
《湘剧紫脸谈》	(134)

《湘班之五箱》(摘录)	(135)
《祁阳剧》(缩写)	(137)
《湘南流行的祁阳戏》(摘录)	(144)
《长沙平剧史略》	(146)
《长沙平剧源流考》(摘录)	(147)
《长沙之有平剧》	(148)
《谈木脑壳戏与影子戏》	(149)
《长沙之湘票》(节录)	(149)
《围鼓戏——地方戏丛谈之二》	(151)
《梨园掌故》(二则)	(152)
《适园杂忆》(三题)	(153)
《长沙梨园考》(摘录)	(156)
《湘剧园》(缩写)	(160)
《燕云湘月之回忆》	(161)
《三尊炮京戏院之故事》	(162)
《推行社会教育计划书》(摘录)	(163)
《湖南省会戏剧审查委员会》(两条)	(163)
《长沙市指南》拾遗	(170)
《改良湘剧与湘票》(节录)	(172)
《改良声中之皮影戏》(节录)	(172)
《关于湖南剧本》	(172)
《湖南刊刻图书简目》(摘录)	(174)
《关于改造旧唱本出版业的情况》	(176)
《湖南戏曲传统剧本》总目	(178)
《湖南地方戏曲丛刊》总目	(182)
湖南戏曲剧目录像资料拾遗	(183)
湖南剧史专著、专集资料索引	(184)

湖南剧史文章选目	(186)
其他资料拾遗	(189)

附录 (戏曲工作有关人员名单)

湖南省戏曲改进委员会	(192)
湖南省戏曲工作(研究)室	(192)
湖南省戏剧工作室	(193)
湖南省戏曲(艺术)研究所	(193)
湖南省戏曲(艺术)学校	(193)
中国戏剧家协会湖南分会	(193)
中国戏剧家协会湖南分会各戏剧学会	(194)
中国戏剧家协会湖南会员名单	(195)
湖南省各地(州)、市戏剧单位负责人一览表	(199)
后记	(203)

上篇 剧史浅探

地方戏曲艺术因素谈

大凡一种事物的形成，必有诸方面的因素。湖南地方戏曲的形成，亦有各种艺术因素。现择其三数种概述于后：

从戴面具的表演谈起

湖南地方戏曲花脸的表演，面部肌肉能自由掣动，荆河戏、武陵戏叫“动脸壳子”；祁剧称“动脸子”。为什么这样称呼呢？系承袭面具这一名称而来。因为面具在祁阳一带称为“脸子”，在常德一带称为“鬼脸壳子”。

旧时戏班都有戴面具的表演，比如“打加官”。每到一处，首场演出时，先出一个加官菩萨，穿红蟒，戴相貂，持牙笏，戴面具，向观众出示上写着“天官赐福”、“一品当朝”、“连升三级”之类的加官条，并有人念“某某先生加官”，以表祝福之意，求点赏赐。

这种掣面具的表演，与戏曲的起源有关。艺人相传：戏曲起于唐明皇，称之为祖师爷，他设梨园演戏，亲自打鼓，由王公大臣表演，丞相第一个上场，有些害羞，所以戴着面具表演，这就是加官菩萨穿红蟒（丞相服饰）、戴面具的来历。这种传说当然不足为凭。根据古籍记载：戴面具的表演出自“代面”。《旧唐书》“音乐志”之二载：“代面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

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对敌……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挥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又载：北周的“城舞”，“舞者八十人，刻木为面……舞蹈姿制（式），犹作羌胡状”。

戴面具表演，更普遍者用于古代的“傩”。“傩”是一种祀神驱疫仪式，借歌舞以娱神，常戴面具表演。唐·段安节《乐府杂录》说：“用方相四人，戴冠及而具，黄金为四目，衣熊裘，执戈，扬盾，口作‘傩、傩’之声，以除逐也。”“傩”在湖南十分盛行。“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汉·王逸《楚辞章句》）湖南的傩歌傩舞，表演时也常戴面具。明嘉靖《常德府志》卷一载：“岁将近数日，乡村多用巫师，朱裳鬼面，锣鼓喧舞竟夜，名曰‘还傩’。”这就是一种穿着红衣、戴着面具的歌舞表演。

戴面具表演的“傩”，由于载歌载舞，击鼓鸣锣，便给戏曲的形成提供了表演、音乐方面的条件。它在长期发展中，逐渐由娱神转向娱人，走向戏曲形式。湖南的傩戏就是在傩歌傩舞基础上形成的，迄今还有一些戴面具表演的节目。湘南的祁阳花鼓灯也有一种由巫傩发展起来的“出脸子”（戴面具表演）的形式。

筋斗之类表演技艺的来历

戏曲舞台上常常可以看到各种筋斗，诸如案头、小翻、单提、前扑、蛮子、踺子之类。它们是如何来的呢？系来源于百戏。

百戏，是古代乐舞杂技表演的总称。起于秦汉，盛于唐宋，包括扛鼎、爬竿、吞刀、吐火等各种杂技幻术，装扮人物的乐舞，简单的故事表演，以及马戏、猴戏之类。筋斗是其中的一项主要技艺。汉代百戏中的“僵童”，即孩子翻筋斗。唐代“教坊一小儿，筋斗绝伦”（崔令钦《教坊记补录》）。宋代古籍中，

凡提到百戏之处，必有“筋斗”。“就地掷身，背着地有声”者，谓之“板落”；踏秋千“筋斗掷身入水”者，谓之“水秋千”（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湖南的百戏活动中，亦有筋斗一项。明嘉靖《衡州府志》卷四载：“巫者鸣锣鼓吹角，男作女妆，始则两人执手而舞，终则数人牵手而舞，从中翻身轮作筋斗，或以一人仰卧，众人筋斗从腹而过，亦随口歌唱”。这里，百戏与巫傩紧密结合，筋斗与歌舞紧密结合，已具相当的规模，且与今天舞台上的筋斗十分接近。从汉代的“侏童”，到唐宋百戏中的“筋斗”，到今天戏曲舞台上的筋斗，是一脉相承的。《东京梦华录》中记的“板落”，即今天戏曲舞台上的“抢背”。

其实，何止筋斗出自百戏，今天戏曲舞台上的不少表演技艺都源于百戏。比如戏曲中的“舞旗”，即源于百戏中“手执两面白旗子，跳跃旋风而舞”的“扑旗子”；戏曲中的“交阵”，源于百戏中“两人出阵对舞，如击刺之状，一人作奋击之势，一人作僵仆；出场凡五七对，或以枪对牌、剑对舞之类”；戏曲中的“吐火”，源于百戏中的“假面披发，口吐狼牙烟火，如鬼神状者”；戏曲中的“片马”，源于百戏中马戏的“以身下马，以手攀鞍而复上”的“蹁马”而加以虚拟化；“牵马”源于“引马”，“拿顶”源于“倒立”；“对刀”源于“七圣刀”；钟馗的表演源于“舞判”；等等。（均见《东京梦华录》卷七）。

湖南的百戏也是十分盛行的。早在宋代，即有“州民为百戏之舞”的记载（文天祥《衡州上元记》）。明清以来，这类记载更多。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中记有郴州巫登刀梯作法情况：“竖二竿于地，相去二尺许，以刀十二把横缚于两竿之间，刃皆上向，层迭而上，约高二丈许……巫乃历梯而下，置赤足于霜刃之上而莫之伤也。”又说：“刃梯之戏，优人为《目连》剧者往往能之。然其矫捷腾跃，远胜于巫。”这里，巫师所

作刀梯之戏，实为百戏之一种，其技艺已相当高超，而进入《目连》戏后，艺人加以发展，更超过了巫师。

百戏中的诸种技艺，为湖南地方戏曲的形成提供了表演技艺的基础。迄今，地方大戏中的《目连传》、《岳飞传》等连台大本戏中，仍保留了较多的百戏技艺。

湖南地方戏曲与木偶戏

湖南地方戏曲祁剧的表演，有些动作与木偶戏关系密切。一是出手部位多过头动作。比如花脸、生角、小生在抛袖、抓袖、发笑或扬鞭催马时，都是举起手臂在头顶以上部位活动，还有“过头扇”、“原地转圈”等动作，都举手过头。二是舞台部位的调度不能转筒。比如车半圆圈身段：先举左手平肩作拉山膀状，身子右转向内，随即举左手手肩作拉山膀状，使身子转圈来再向外，即顺时针方向运转后再反时针方向运转回来。剧中人就坐时，也是先右转身走至坐椅旁，再左转身就坐。为什么说与木偶戏有关呢？因为湖南木偶戏大都为举偶，多双手过头动作，而且转动身子多呈“S”形或“Z”形，不能转筒。此外，祁剧花脸与丑角都注重转眼珠、动脸子，祁阳一带木偶戏的花脸，一双眼珠也能转动，丑角的偶头还嵌了一块活动脸子，表演时可以磕动。这些，说明祁剧与木偶戏是相互影响的。

木偶戏起源较早，历史久远。湖南早在唐代即有“弄傀儡”（木偶）的记载。它在接受地方戏曲影响的同时，对地方戏曲产生一定影响是完全可能的。湖南地方大戏剧种中，即有称木偶戏艺人为“大师兄”的。

除上述的祁剧外，辰河戏与当地木偶戏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辰河戏班分高台（人戏）班、矮台（木偶戏）班、围鼓堂（坐唱）三种，其中的矮台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溆浦和酉水流域一带的辰河戏，某些特有剧目如《满门贤》、《双麒麟》、《织回纹》等，

就是从矮台搬上高台的。

综上所述，傩歌傩舞和百戏给湖南地方大戏的形成提供了艺术、技术（主要是表演方面）的基础，而湖南地方戏曲在发展的过程中，又与木偶戏产生了相互影响。

地方戏曲剧种形成说

戏曲是一种综合艺术。一个戏曲剧种的形成，必须具备本剧种的声腔、特有的舞台语言、一定数量的传统剧目和表演技法，还要有代表性的艺人和表演团体，以及流行地域等。其中的声腔是起决定作用的。

地方大戏剧种的形成

湖南地方大戏，有高、低、昆、弹诸种声腔，它们都是外地传来的。高腔源于弋阳腔，明代从江西传入，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 1559 年）徐渭《南词叙录》载：“今唱家称‘弋阳腔’者，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弋阳腔流入湖南后，与各地语言、民间音乐以及某些宗教音乐相结合，逐渐形成了新的声腔，即湖南各地的高腔。其它诸腔也是如此，在弋阳腔传入后陆续进入。

湖南各大戏剧种的形成，与这些声腔的传人有密切关系。因为声腔是剧种的骨架。（从全国来说，有的声腔就是剧种。）诸种声腔都有它的代表性剧目，如高、低、昆腔的连台大本戏和《金印记》、《白兔记》、《鹦鹉记》、《琵琶记》等传奇本戏，弹腔演出的《封神传》、《三国演义》、《说唐全传》、《杨家将》、《说岳全传》、《水浒》等章回小说改编的大批剧本。一种声腔传入，不光是带来曲牌、唱腔，同时必然带来一批剧目，因为声腔是

伴随着剧目的演出而进入的。剧目不光是剧本，而是与舞台艺术紧密相联的。随着声腔、剧目的进入，必然带来一定的表演技艺、曲牌唱腔、服饰砌末等舞台艺术。这种舞台艺术，又与当地流传的百戏歌舞、民间艺术、民间习俗以及当地语言相结合，加上历代艺人不断创造、发展，便形成了具有各自的声腔、剧目、表演艺术和代表性艺人、班社，以及特有的舞台语言等诸因素，和各自独特风格的地方剧种。

湖南的地方大戏剧种，除湘昆只有昆腔一种声腔外，湘剧、祁剧、辰河戏、衡阳湘剧、武陵戏、荆河戏、巴陵戏等七个剧种，都是多声腔的剧种。它们的形成，除了声腔、剧目、舞台艺术的传入及其地方化以外，还有个诸声腔汇合的过程，完成这个过程的时间，大约在清乾隆年间花部兴起的前后。辰河戏中的弹腔，则是近代进入剧种的。湘昆的形成较其它剧种稍晚。

民间小戏剧种的形成

湖南民间小戏剧种中，花鼓戏和阳戏有个大体相近的形成过程。它们都源于民间歌舞，在歌舞、百戏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湖南的民间歌舞多种多样。唱的有山歌、秧歌、船歌、炉歌、傩歌、采茶歌等；舞的有花灯、龙灯、狮子灯、车马灯、竹马灯、车儿灯、来莲船、打花鞭、傩舞等，还有属于百戏的踩软索之类。这些民间歌舞，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逐渐在其间穿插演唱，形成一旦一丑演唱的对子戏，湘北一带称地花鼓或对子花鼓，湘西和常德一带称灯戏，湘南一带称对子调或打对子，迄今还有这类剧目，如长沙花鼓戏的《线香花鼓》、《路边花鼓》，邵阳花鼓戏的《打对子》等。形成这种对子戏的时间，不晚于清嘉庆年间。如嘉庆二十四年（1819）《浏阳县志》卷十六“风俗”中，有“童子装丑、旦剧唱”的记载。

对子戏一般称“二小”戏，后来由于演唱题材扩大，剧目增多，便增了小生一角，形成小丑、小旦、小生“三小”戏。“三小”戏的形成，与声腔的传入关系密切。早期的“二小”戏，演唱的声腔主要是灯调（小调），湘南还有牌子（锣鼓牌子、走场牌子），稍后，湘北有打锣腔。自从戏曲化程度较高的声腔——川调于清道光年间先后进入湘南各地以后，演唱剧目大为增加，促使了“三小”戏的形成和发展。川调的进入，标志着湘南民间小戏花鼓戏、阳戏的正式形成。

清代末叶以来，湖南各地的花鼓戏、阳戏艺人为躲避官府禁演，都曾学演当地的地方大戏，或邀请大戏剧种艺人来班同台演出，以演大戏作掩护。这种“半戏（大戏）半调（小戏）”的班子，称为“阴阳班子”，或称“半台班”、“校耳面”。由于大、小剧种之间的密切交流，进一步丰富了花鼓戏和阳戏的剧目及其舞台艺术，同时也使其角色行当在“三小”的基础上发展成生、旦、丑、净四行，艺术更臻完备。

傩堂戏一名师道戏，源于傩歌、傩舞，清康熙年间开始搬演故事，逐渐向戏曲形式发展。乾隆年间，已具相当规模。花灯戏分湘西、湘北、湘南三种，都是在花灯歌舞基础上形成的，形成时间约在清咸丰、同治年间。

戏曲传统剧目来源探

湖南地方戏曲的传统剧目，非常丰富。地方大戏剧种一般在四百个以上，全省大戏剧目总数，剔除各剧种重复者将近一千五百个。民间小戏传统剧目总数在五百个以上。这些传统剧目，不仅关系到剧种的形成，也是一宗可观的文学遗产。它们是如何积累下来的呢？是个难以弄清而又值得研究、探讨的问题。

题。

剧目来源

根据现有资料，传统剧目来源有三：

一是出自文人编写的元明杂剧和明清传奇古本。这主要是地方大戏剧目。如《斩雄虎》、《单刀会》、《六月雪》等出自杂剧，《烂柯山》、《投笔记》、《葵花井》、《彩楼记》、《荆钗记》、《红梅阁》以及前述的《金印记》等剧出自传奇。这些剧目是随着弋阳腔的传入而带来的。《浣纱记》、《党人碑》、《天意图》、《劝农赏花》、《春香闹学》等传奇剧本，则是随着昆山腔的传入而带来的。

二是出自外地戏班编演的剧目。这也是随着声腔的传入而进入湖南的。如《燕兰小谱》中所记名伶演出的剧目，传入湖南者，《烤火》（《富贵图》之一折）出自梆子腔，《锁云囊》（湖南叫《闷香楼》）出自秦腔，《王大娘补缸》出自西秦腔，《龙蛇镇》（湖南称《李大打更》）出自南锣腔。这类剧目中，根据历史故事、章回小说编演的占大多数，多系连台大戏保留下来的。它们经过诸戏班辗转传演，传入湖南者甚多。比如周贻白著《中国戏剧史长编》中所记道光四年“庆升平班戏目”中的 272 出戏，大都根据《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二十余种章回小说编演，而见诸我省祁剧的就有 151 出，其渊源关系不说自明。民间小戏剧目，也有一些出自外地戏班，如《喻老四拜年》、《喻老四打瓦》便出自湖北楚剧《喻老四》。

三是本省各剧种的戏班、艺人编演的剧目。如常德文华班艺人萧盛保编演了《大、小黄河》，祁剧艺人陈玉官创作、改编了《失翼城》、《胭脂判》、《卖金锣》，湘剧艺人周文湘编排过《元妃省亲》、《女娲炼石》、《游月宫》，湘剧票友组织闹岭社编演过《探晴雯》，常德四大名班都编演了各自的“一家戏”，辰

河戏班也编演了《天开榜》、《苦玉杯》等一批独家戏。同时，民间小戏剧种的早期剧目如《打对子》之类，也都是艺人自编自演。此外，不少戏班还编演了一批连台戏。

上述剧目中，以第二类剧目最多，流行于全国各地，一般称为“江湖戏”，表演艺术比较丰富。第一类剧目文学性强，但是经过本省戏班的长期演出，有的已经地方化、通俗化了，具有较浓厚的乡土色彩。第三类剧目，则剧种特色较为浓厚，因多系艺人在演出实践中编创的。

连台大戏

湖南地方戏曲剧目，一般有连台大本戏、整本戏、折子戏和杂出几类。连台大本戏是可以连演数日的大型戏，整本戏是指有完整故事，一般作一、两个晚会演出的剧目；折子戏又称散折，系连台大本戏或整本戏中可以单独演出或仅仅保留的片断；杂出指有简单故单的小型剧目。

连台大戏起于宋代。《东京梦华录》“中元节”载：“勾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倍增。”清代，连台大戏大为发展。乾隆初，皇宫为节令、喜庆，设专人、乐部编演内廷大戏，有《劝善金科》、《升平宝筏》、《鼎峙春秋》、《忠义璇图》等十余本。乾隆末叶以来，民间戏班盛演连台戏。《梦华琐簿》载：“今梨园登场，日例有三‘轴子’……‘大轴子’皆全本新戏，分日接演，旬日乃毕。”四大徽班中的三庆班“所演皆新排近事，连日接演”，和春班“每日停午，必演三国、水浒诸小说”。连台戏从戏曲形成之初的宋代即已出现，从民间走向宫廷，又从宫廷回到民间。

湖南地方戏曲剧种都有连台戏。地方大戏中，如高、昆的《目连传》、《岳飞传》、《封神榜》、《西游记》、《南游记》、《夫子戏》、《混元盒》、《梁传》等剧，在不同剧种中保留了不同的固